

卷之六

青學齋集  
陸

青學齋集卷十七

新陽汪之昌

漢三雍攷

三雍之稱不見經典有之自漢始漢書河間獻王傳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三雍亦稱三宮終軍傳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攷漢武因公玉帶上明堂圖作明堂於汶上卽兒寬云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者亦專指泰山明堂言是長安中未嘗有明堂禮樂志武帝卽位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蓋當時不過擬議及之云河間獻王所對

上下三雍宮三篇其目具載藝文志中金樓子曰對辟  
雍明堂靈臺故謂之三雍對胡氏梅磻通鑑注亦以爲  
對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夏安漢公  
奏立明堂辟雍至是甫經奏立可爲前此未嘗建立之  
明證後漢書世祖紀中元元年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  
雍紀云初起是所謂三雍者世祖時規模迺備非武帝  
時已立顯然李賢注引漢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塹  
上作橋塹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  
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  
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



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  
下天子也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  
臺諸侯曰觀臺分別三雍規制確有證據云辟雍去明  
堂三百步則非同在一處明甚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  
長安西北八里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  
南七里靈臺辟雍雖有八里七里之殊要之同在西北  
方相去僅里許不遠可知與明堂之獨在西南方者南  
北異處其爲分建無疑此漢三雍之可攷者也鄭康成  
駁五經異義徵引詩禮以辟雍靈臺當同在郊不并於  
明堂與三輔黃圖所列三雍合漢去古匪遠或當時依

仿未可知也戴氏德以明堂辟雍同一地盧氏植以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同處蔡邕明堂論潁容春秋釋例服虔左傳注均與盧同準諸古先制度合否不可知總之於漢之三雍無涉故置諸不論云

東漢耿氏論

光武中興功臣鄧禹居首蔚宗於禹傳後埶子訓孫隲兩傳傳末綜計鄧氏之貴顯者若干人以見其盛外此惟耿弇傳後埶國秉夔恭四人傳並言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末凡貴顯者數不減於鄧氏而鄧氏則曰東京莫與爲比耿氏則曰遂與漢興衰非特記累世寵貴隱

然與國同休戚矣統耿氏諸傳而論弇削平叛逆國籌  
策邊防秉與夔恭咸於絕塞著勲績而況若舒以偏師  
致勝忠擊匈奴於天山末孫季遇猶稱威振北方罔弗  
錯見於傳中大抵克敵致果居多將所謂將家者非耶  
蔚宗之論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  
自終不知耿氏固以道家之學世其家案史家紀實在  
耿氏自以弇爲始興而原弇之得自致於光武則以其  
父之守上谷光武北道主人之說亦謂此傳言況學老  
子於安邱先生老子卽道家所奉爲宗主者弇少好學  
習父業則夙通老氏學矣老氏以不知足爲大戒而偏

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一行軍之法也一則曰以奇用兵再則曰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又必勝之算也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是兵事本老氏之家學也而耿氏卽以老氏之學爲家學觀耿氏之卓著戰功者得老氏之以戰則克國之議邊備恭之守孤城何莫非以守則固之驗學其用兵者有明徵矣平齊後無復尺寸功蔚宗具論其微旨卽況之遣子入侍國之讓弟襲封各以知足不辱爲兢兢卒之受茅土者勿替紆青紫者相望洵處人上而不重處人前而不害者矣若寶之阿附權倖殆矯託夫和光同塵旋遺身殃在耿氏爲



不才子箕不忍梁冀珍玩之求亦昧於多藏厚亡而違  
失家法者紀也憤奸人之窺竊神器糾同志以扶孱主  
雖事不必竟成是老氏所云死而不亡者壽不獨繩祖  
武抑亦恪守家學者吾觀鄧禹使諸子各守一藝傳言  
其教養子孫可以爲後世法耿氏自況習老氏學名家  
而一門事跡之見於史者大率近合老氏家言而不墜  
家聲然則聖經賢傳大用之足以佐治平謹守之庶以  
保有家哉

此題譬諸八股卽連章題也尋一綫索則舉重若  
輕否則枝枝節節終不免顧此失彼

自記



書漢光武賜竇融書後

傳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觀之漢光武而益信矣光武招來俊傑任用之以翊成中興並時專有方面者公孫述隗囂竇融諸人事若相類而勢亦相等述恃其地險眾坻有自立志本非爲漢光武諭以書而始終不應固宜囂起事天水移檄郡國明以漢復紀元旋應更始召而入朝並勸更始歸政光武較之融之圖出河西意在自守以遺種者不同是囂願爲漢室臣而融則專爲一家謀乃始欲爲漢者卒不降漢爲家謀者終成輔漢功則係乎光武所賜之書囂傳

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  
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則所賜囂書斷不至以失言者  
失人史錄光武報囂書而囂轉不免於懷疑攷囂首立  
漢廟稱臣奉祀洎亡歸西州後逆擊叛將馮愔之兵屢  
破赤眉上隴之眾業已勞効暴著又受鄧禹署官則與  
光武名分已定而賜書迺稱其字用敵國之儀囂遂疑  
光武爲外視之因而自外於漢光武賜竇融書卽舉囂  
述爲言以輕重屬融舉足左右不獨推許之已至抑又  
關係之匪輕可見未始不冀融之來埒而不能必融之  
來埒是在光武深望其立桓文功業而爲融謀者安知

不以河西斗絕羌胡中融家世所撫治威信所孚洽可  
效尉佗故事利雖止眉睫間而說頗足以動聽囂使者  
之進說融寮友之集議未遽策東向者大約以斯融方  
於斯二端多方顧慮光武卽以斯二端相與開示洞燭  
其隱而融自幸底裏上露長無纖介不覺中心說而誠  
服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外則益堅其依漢如  
依天之情大凡人有所隱而未著之時始則慮人之知  
而先發制我或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更相與隱之  
彼且謂陽能容而陰相伺否則謂其疑我而無如我何  
此而強求其合不知適速其離曉然曰予具知汝有爲



而然迫於時會之使然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不以爲汝罪也相諒以明恩而無姑相隱忍之情以示懦則包容在大度而維繫卽在數言故光武賜囂書終以勿用旁人解構之言相勉而囂旋中夫解構於融書不及此者審知在絕域而歸命旁人無所庸其解構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讀光武賜竇融書其明證矣爰書此於賜書後云

竇憲伐匈奴論

竇憲懼罪請伐匈奴以求贖卒奏厥功勒銘燕然山范蔚宗以憲較衛霍謂列其功庸兼茂於前轉惜後世莫

稱嘗就憲傳論之憲特一怙侈驕淫之尤者耳雖與衛  
霍同埶椒房之親奏絕漠之績而青傳敘青屢出塞輒  
有斬獲去病傳言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是衛霍皆先以偏校臨陳非徒藉眾力以成功者值  
漢武之彊盛雖破胡而未免勞費然於時西域之部落  
未通匈奴之要領未得烏得以耗國大半猾虜未之勝  
爲言設當虜勢微弱虜中分立衛霍處此必不一戰於  
稽落山臨私渠北鞬海而班師也憲之出師也袁安任  
隗諫阻於前郅壽何敞疏爭於後咸謂非計蓋時匈奴  
僅足自保觀耿秉傳永平十六年伐北匈奴虜皆奔走

不戰而還其勢可知非若前漢世之闌入邊郡爲中國  
憂漢廷臣詎見不及此顧令憲得遂所請則以太后故  
觀於憲圖殺害誅收屬黨帝以太后故免憲還國史有  
明文時太后以齊王獄閉憲內宮非立功效決不足以  
解譴尤惟此窮不復振之北匈奴臨以大軍必且望風  
奔北束縛馳驟當無不如志耳明知憲未若竇固之曉  
習邊事也則遣耿秉鄧鴻輩分將以爲援閭盤耿夔等  
隨營而襄佐猶慮虜眾之盡萃於憲軍也則出滿夷谷  
出柁陽塞多方以使誤選螭虎士統羌胡騎厚集以啟  
行卽非竇憲胡不可以成功且夫耿秉閭盤諸人屢經



大敵夙著勛勞漢果有事匈奴詎不足以當一面膺閫  
寄亦何藉於憲何待於憲者然則伐匈奴之必取勝憲  
固自知之而毅然請之廷臣亦明知之而不終阻之不  
特爲憲贖罪計實爲太后釋憲計罄有用之帑藏侮待  
盡之窮夷夫固喻於無言矣雖然憲秉果急之資挾貪  
婪之性前此多行不義猶屬怙勢逮伐匈奴而還自詡  
勤勞王家益復怙功所以爲憲計適以速憲敗也卒致  
舉宗就戮牽連戚黨以視衛霍以功名終者相去豈不  
遠哉

賈逵以圖讖致通顯論

自來史以傳信未有若後漢書之自相抵牾者也鄭范  
陳賈張傳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  
賈逵能埒會文致最差貴顯一似逵獨以圖讖希進者  
乃方術傳序又云鄭興賈逵以埒同稱顯一書之中前  
後乖異吾於其於鄭興之措詞不同卽決其謂逵之致  
通顯不足憑案圖讖之興大約在周末秦初西漢時其  
書已行簡狄吞燕卵史記采之伏生尙書大傳主春者  
烏昏中可以種穀云云均引緯書其間容有依託要亦  
不盡無稽光武中興以姓名應圖讖尤信重之至正五  
經章句皆命從讖朝廷尊尙如斯士夫焉有不傳習之

者故曹充張純論撰禮樂引河圖括地象尙書璇璣鈴  
與經典而竝行或斷章以取義見聞習熟據以引申論  
說亦不獨達爲然本傳述其言圖讖惟據左傳明劉氏  
爲堯後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達說止此或以  
達因時重讖借以申左氏耳然卽此數語悉據左氏明  
文似猶攷信於六藝以視尙奇文貴異數者有間且所  
得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不足云通顯也就達厯官攷之  
傳言達父徽從劉歆塗惲謝曼卿受左氏內外傳書詩  
周官諸經學達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  
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使作神雀頌拜